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儒林外史  
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

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來，極其投合。當晚季葦蕭因在城裏承恩寺作寓，看天黑，趕進城去了。鮑廷璽跟著杜慎卿回寓。杜慎卿買酒與他喫，就問他：「這季葦兄為人何如？」鮑廷璽悉把他小時在向太爺手裏考案首；後來就娶了向太爺家王總管的孫女，便是小的內姪女兒；今年又是鹽運司荀大老爺照顧了他幾百銀子，他又在揚州尤家招了女婿。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杜慎卿聽了，笑了一笑，記在肚裏，就留他在寓處歇。夜裏又告訴向太爺待他家這一番恩情，杜慎卿不勝歎息。又說到他娶了王太太的這些疙瘡事，杜慎卿大笑了一番。歇過了一夜。次蚤，季葦蕭同著王府裏那一位宗先生來拜。進來作揖坐下，宗先生說起在京師趙王府裏同王、李七子唱和。杜慎卿道：「鳳洲、于麟，都是敝世叔。」又說到宗子相；杜慎卿道：「宗考功便是先君的同年。」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，還是弟兄輩。杜慎卿不答應。小廝捧出茶來喫了，宗先生別了去，留季葦蕭在寓處談談。杜慎卿道：「葦兄，小弟最厭的人，開口就是紗帽！方纔這一位宗先生說到敝年伯，他便說同他是弟兄！只怕而今敝年伯也不要這一個潦倒的兄弟！」說著，就捧上飯來。正待喫飯，小廝來稟道：「沈媒婆在外回老爺話。」慎卿道：「你叫他進來。何妨？」小廝出去領了沈大腳進來。杜慎卿叫端一張凳子與他在底下坐著。沈大腳問：「這位老爺？」杜慎卿道：「這是安慶季老爺。」因問道：「我託你的怎樣了？」沈大腳道：「正是。十七老爺把這件事託了我，我把一個南京城走了大半個，因老爺人物生得太齊整了，料想那將就些的姑娘配不上，不敢來說。如今虧我留神打聽，打聽得這位姑娘，在花牌樓住，家裏開著機房，姓王。姑娘十二分的人才，還多著半分。今年十七歲。不要說姑娘縹致，這姑娘有個兄弟，小他一歲若是粧扮起來，淮清橋有十班的小旦，也沒有一個賽的過他！也會唱支把曲子，也會串個戲。這姑娘再沒有說的，就請老爺去看。」杜慎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罷。你叫他收拾，我明日去看。」沈大腳應諾去了。季葦蕭道：「恭喜納寵。」杜慎卿愁著眉道：「先生，這也為嗣續大計，無可奈何。不然，我做這樣事怎的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才子佳人，正宜及時行樂。先生怎反如此說？」杜慎卿道：「葦兄，這話可謂不知我了。我太祖高皇帝云：『我若不是婦人生，天下婦人都殺盡！』婦人那有一個好的？小弟性情，是和婦人隔著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！」

季葦蕭又要問，只見小廝手裏拿著一個帖子，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外面有個姓郭的蕪湖人來拜。」杜慎卿道：「我那裏認得這個姓郭的？」季葦蕭接過帖子來看了，道：「這就是寺門口圖書店的郭鐵筆。想他是刻了兩方圖書來拜先生，叫他進來坐坐。」杜慎卿叫大小廝請他進來。郭鐵筆走進來作揖，道了許多仰慕的話，說道：「尊府是一門三鼎甲，四代六尚書。門生故吏，天下都散滿了。督、撫、司、道，在外頭做，不計其數。管家們出去，做的是九品雜職官。季先生，我們自小聽見說的：天長杜府老太太生這位太老爺，是天下第一才子，轉眼就是一個狀元。」說罷，袖子裏拿出一個錦盒子，裏面盛著兩方圖書，上寫著「台印」，雙手遞將過來。杜慎卿接了，又說了些閒話，起身送了出去。杜慎卿回來，向季葦蕭道：「他一見我偏生有這些惡談，卻虧他訪得的確！」季葦蕭道：「尊府之事，何人不知？」

當下收拾酒，留季葦蕭坐。擺上酒來，兩人談心。季葦蕭道：「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麼？」杜慎卿道：「小弟無濟勝之具，就登山臨水，也是勉強。」季葦蕭道：「絲竹之好有的？」杜慎卿道：「偶一聽之，可也；聽久了，也覺嘈嘈雜雜，聒耳得緊。」又喫了幾杯酒，杜慎卿微醉上來，不覺長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葦兄！自古及今，人都打不破的是個『情』字！」季葦蕭道：「人情無過男女，方纔吾兄說非是所好。」杜慎卿笑道：「長兄，難道人情只有男女麼？朋友之情，更勝於男女！你不看別的，只有鄂君繡被的故事。據小弟看來，千古只有一個漢哀帝要禪天下與董賢，這個獨得情之正；便舜舜揖讓，也不過如此。可惜無人能解！」季葦蕭道：「是了，吾兄生平可曾遇著一個知心情人麼？」杜慎卿道：「假使天下有這樣一個人，又與我同生同死，小弟也不得這樣多愁善病！只為緣慳分淺，遇不著一個知己，所以對月傷懷，臨風灑淚！」季葦蕭道：「要這一個，還當梨園中求之。」杜慎卿道：「葦兄，你這話更外行了。比如要在梨園中求，便是愛女色的要於青樓中求一個情種，豈不大錯？這事要相遇于心腹之間，相感於形骸之外，方是天下第一等人！」又拍膝嗟歎道：「天下終無此一人，老天就肯辜負我杜慎卿萬斛愁腸，一身俠骨！」說著，掉下淚來。季葦蕭暗道：「他已經著了魔了，待我且耍他一耍。」因說道：「先生，你也不要說天下沒有這個人。小弟曾遇見一個少年，不是梨園，也不是我輩，是一個黃冠。這人生得飄逸風流，確又是個男美，不是像個婦人。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，動不動說像個女人。這最可笑！如果要像女人，不如去看女人了！天下原另有一種男美，只是人不知道！」杜慎卿拍著案道：「只一句話該圈了！你且說這人怎的？」季葦蕭道：「他如此妙品，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，他卻輕易不肯同人一笑，卻又愛才的緊。小弟因多了幾歲年紀，在他面前，自覺形穢，所以不敢癡心想著相與他。長兄，你會會這個人，看是如何？」杜慎卿道：「你幾時去同他來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我若叫得他來，又不作為奇了。須是長兄自己去訪著他。」杜慎卿道：「他住在那裏？」季葦蕭道：「他在神樂觀。」杜慎卿道：「他姓甚麼？」季葦蕭道：「姓名此時還說不得；若泄漏了機關，傳的他知道，躲開了，你還是會不著。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寫了，包在一個紙包子裏，外面封好，交與你；你到了神樂觀門口，纔許拆開來看；看過就進去找，一找就找著的。」杜慎卿笑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當下季葦蕭走進房裏，把房門關上了，寫了半日，封得結結實實，封面上草個「敕令」二字，拿出來遞與他，說道：「我且別過罷。俟明日會遇了妙人，我再來賀你。」說罷，去了。

杜慎卿送了回來，向大小廝道：「你明日早去回一聲沈大腳，明日不得閒到花牌樓去看那家女兒，要到後日纔去。明早叫轎夫，我要到神樂觀去看朋友。」吩咐已畢，當晚無事。次早起來，洗臉，擦肥皂，換了一套新衣服，遍身多薰了香，將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，坐轎子，一直來到神樂觀。將轎子落在門口，自己走進山門，袖裏取出紙包來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「至北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，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。」

杜慎卿叫轎夫伺候著，自己曲曲折折走到裏面，聽得裏面一派鼓樂之聲，就在前面一個斗姆閣。那閣門大開，裏面三間敞廳。中間坐著一個看陵的太監，穿著蟒袍，左邊一路板凳上坐著十幾人唱生旦的戲子，右邊一路板凳上坐著七八個少年的小道士，正在那裏吹唱取樂。杜慎卿心裏疑惑：「莫不是來霞士也在這裏面？」因把小道士一個個的都看過來，不見一個出色的。又回頭來看看這些戲子，也平常。又自心裏想道：「來霞士他既是自己愛惜，他斷不肯同了這般人在此。我選到桂花院裏去問。」來到桂花道院，敲開了門，道人請在樓下坐著。杜慎卿道：「我是來拜揚州新到來老爺的。」道人道：「來爺在樓上。老爺請坐。我去請他下來。」道人去了一會，只見樓上走下一個肥胖的道士來，頭戴道冠，身穿沉香色直裰，一副油晃晃的黑臉，兩道重眉，一個大鼻子，滿腮鬚鬚，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。那道士下來作揖奉坐，請問：「老爺尊姓貴處？」杜慎卿道：「敝處天長，賤姓杜。」那道士道：「我們桃源旂領的天長杜府的本錢，就是老爺尊府？」杜慎卿道：「便是。」道士滿臉堆下笑來，連忙足恭道：「小道不知老爺到省，就該先來拜謁，如何反勞老爺降臨？」忙叫道人快煨新鮮茶來，捧出果碟來。

杜慎卿心裏想：「這自然是來霞士的師父。」因問道：「有位來霞士，是令徒？令孫？」那道士道：「小道就是來霞士。」杜慎卿喫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哦！你就是來霞士！」自己心裏忍不住，拿衣袖掩著口笑。道士不知道甚麼意思，擺上果碟來，殷勤奉茶，又在袖裏摸出一卷詩來請教。慎卿沒奈何，只得勉強看了一看，喫了兩杯茶，起身辭別。道士定要拉著手送出大門，問明了：「老爺下處在報恩寺，小道明日要到尊寓著實盤桓幾日！」送到門外，看著上了轎子，方纔進去了。杜慎卿上了轎，一路忍笑不住，心裏想：「季葦蕭這狗頭，如此胡說！」

回到下處，只見下處小廝說：「有幾位客在裏面。」杜慎卿走進去，卻是蕭金鉉同辛東之、金寓劉、金東崖來拜。辛東之送了一幅大字，金寓劉送了一副對子，金東崖把自己纂的《四書講章》送來請教。作揖坐下，各人敘了來歷，喫過茶，告別去了。杜

慎卿鼻子裏冷笑了一聲，向大小廝說道：「一個當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《四書》！聖賢可是這樣人講的！」正說著，宗老爺家一個小廝拿著一封書子送一幅行樂圖來求題。杜慎卿只覺得可厭，也只得收下，寫回書打發那小廝去了。次日便去看定了妾，下了插定，擇三日內過門，便忙著搬河房裏娶妾去了。

次日，季葦蕭來賀，杜慎卿出來會。他說道：「昨晚如夫人進門，小弟不曾來鬧房，今日賀遲有罪！」杜慎卿道：「昨晚我也不曾備席，不曾奉請。」季葦蕭笑道：「前日你得見妙人麼？」杜慎卿道：「你這狗頭！該記著一頓肥打！但是你的事還做的不俗，所以饒你！」季葦蕭道：「怎的該打？我原說是美男，原不是像個女人。你難道看的不是？」杜慎卿道：「這就真正打了！」正笑著，只見來道士同鮑廷璽一齊走進來賀喜，兩人越發忍不住笑。杜慎卿搖手叫季葦蕭不要笑了。四人作揖坐下，杜慎卿留著喫飯。喫過了飯，杜慎卿說起那日在神樂觀看見斗姆閣一個太監，左邊坐著戲子，右邊坐著道士，在那裏吹唱作樂。季葦蕭道：「這樣快活的事，偏與這樣人受用，好不可恨！」杜慎卿道：「葦蕭兄，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，和你商議。」季葦蕭道：「甚麼希奇事？」

杜慎卿問鮑廷璽道：「你這門上和橋上共有多少戲班子？」鮑廷璽道：「一百三十多班。」杜慎卿道：「我心裏想做一個勝會，擇一個日子，撿一個極大的地方，把這一百幾十班做旦腳的都叫了來，一個人做一齣戲。我和葦兄在旁邊看著，記清了他們身段、模樣，做個暗號，過幾日評他個高下，出一個榜，把那色藝雙絕的取在前列，貼在通衢。但這些人不好白傳他，每人酬他五錢銀子，荷包一對，詩扇一把。這頑法好麼？」季葦蕭跳起來道：「有這樣妙事，何不早說！可不要把我樂死了！」鮑廷璽笑道：「這些人，讓門下去傳。他每人又得五錢銀子；將來老爺們替他取了出來，寫在榜上，他又出了名。門下不好說，那取在前面的，就是相與大老官，也多相與出幾個錢來。他們聽見這話，那一個不滾來做戲！」來道士拍著手道：「妙！妙！道士也好見個識面！不知老爺們那日可許道士來看？」杜慎卿道：「怎麼不許？但凡朋友相知，都要請了到席。」季葦蕭道：「我們而今先商議是個甚麼地方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門下在水西門住，水西門外最熟。門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。那裏又寬敞，又涼快。」葦蕭道：「這些人是鮑姑老爺去傳，不消說

了，我們也要出一個知單。定在甚日子？」道士道：「而今是四月二十頭，鮑老爹去傳幾日，及到傳齊了，也得十來天功夫，——竟是五月初三罷。」杜慎卿道：「葦兄，取過一個紅全帖來，我念著，你寫。」季葦蕭取過帖來，拿筆在手。慎卿念道：

「安慶季葦蕭，天長杜慎卿，擇於五月初三日，莫愁湖湖亭大會。通省梨園子弟各班願與者，書名畫知，屆期齊集湖亭，各演雜劇。每位代轎馬五星，荷包、詩扇、汗巾三件。如果色藝雙絕，另有表禮獎賞。風雨無阻。特此預傳。」

寫畢，交與鮑廷璽收了。又叫小廝到店裏取了百十把扇子來。季葦蕭，杜慎卿，來道士，每人分了幾十把去寫，便商量請這些客。季葦蕭拿一張紅紙鋪在面前，開道：宗先生、辛先生、金東崖先生、金寓劉先生、蕭金鉉先生、諸葛先生、季先生、郭鐵筆、僧宮老爺、來道士老爺、鮑老爺。連兩位主人，共十三位。就用這兩位名字寫起一副帖子來。料理了半日，只見娘子的兄弟王留歌，帶了一個人，挑著一擔東西——兩隻鴨，兩隻雞，一隻鵝，一方肉，八色點心，一瓶酒——來看姐姐。杜慎卿道：「來的正好！」他向杜慎卿見禮。杜慎卿拉住了細看他時，果然標致，他姐姐著實不如他；叫他進去見了姐姐就出來坐。吩咐把方纔送來的雞鴨收拾出來喫酒。他見過姐姐，出來坐著。杜慎卿就把湖亭做會的話告訴了他。留歌道：「有趣！那日我也串一齣！」季葦蕭道：「豈但，今日就要請教一隻曲子，我們聽聽。」王留歌笑了一笑。到晚捧上酒來，喫了一會。鮑廷璽吹笛子，來道士打板，王留歌唱了一隻「『碧雲天，——長亭錢別』。音韻悠揚，足唱了三頓飯時候纔完。眾人喫得大醉，然後散了。

到初三那日，發了兩班戲箱在莫愁湖。季、杜二位主人先到，眾客也漸漸的來了。鮑廷璽領了六七十個唱旦的戲子，都是單上畫了「知」字的，來叩見杜少爺。杜慎卿叫他們先喫了飯，都裝扮起來，一個個都在亭子前走過，細看一番，然後登場做戲。眾戲子應諾去了。諸名士看這湖亭時，軒窗四起，一轉都是湖水圍繞，微微有點薰風，吹得波紋如縠。亭子外一條板橋，戲子裝扮了進來，都從這橋上過。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門，讓戲子走過橋來，一路從回廊內轉去，進東邊的格子，一直從亭子中間走出西邊的格子去，好細細看他們袅娜形容。

當下戲子喫了飯，一個個裝扮起來，都是簇新的包頭，極新鮮的褶子，一個個過了橋來，打從亭子中間走去。杜慎卿同季葦蕭二人，手內暗藏紙筆，做了記認。少刻，擺上酒席，打動鑼鼓，一個人上來做一齣戲。也有做「請宴」的，也有做「窺醉」的，也有做「借茶」的，也有做「刺虎」的，紛紛不一。後來王留歌做了一齣「思凡」。到晚上，點起幾百盞明角燈來，高高下下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歌聲縹緲，直入雲霄。城裏那些做衙門的、開行的、開字號店的有錢的人，聽見莫愁湖大會，都來僱了湖中打魚的船，搭了涼篷，掛了燈，都撐到湖中左右來看。看到高興的時候，一個個齊聲喝采，直鬧到天明纔散。那時城門已開，各自進城去了。

過了一日，水西門口掛出一張榜來，上寫：第一名，芳林班小旦鄭魁官；第二名，靈和班小旦葛來官；第三名，王留歌。其餘共合六十多人，都取在上面。鮑廷璽拉了鄭魁官到杜慎卿寓處來見，當面叩謝。杜慎卿又稱了二兩金子，托鮑廷璽到銀匠店裏打造一隻金杯，上刻「艷奪櫻桃」四個字，特為獎賞鄭魁官。別的都把荷包，銀子，汗巾，詩扇，領了去。

那些小旦，取在十名前的，他相與的大老官來看了榜，都忻忻得意，也有拉了家去喫酒的，也有買了酒在酒店裏喫酒慶賀的；這個喫了酒，那個又來喫，足喫了三四天的賀酒。自此，傳遍了水西門，鬧動了淮清橋。這位杜十七老爺，名震江南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風流才子之外，更有奇人；花酒陶情之餘，復多韻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